

婚禮前的第七天

婚禮還有一個星期，老兄，這你不可能忘記的，桑德拉每隔一小時就要提及此事。婚禮將是奢華宏大的盛典，勢必要做到聞所未聞。當然，奢華宏大的盛典往往問題頻出，最近則是鮮花的問題。花店老闆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，名叫貝琳達，姓什麼來著？這讓我想起了桑德拉，她姓什麼來著（開玩笑的，桑德拉冠你的姓，至少目前是這樣）？她們倆有一樣迷人的笑容，一樣活潑的個性。她很像桑德拉的妹妹，要是桑德拉有妹妹的話（她有嗎？）。貝琳達已經來過幾次了，見過桑德拉和伊娃，她的臉上總是洋溢著熱情的笑容，總是主動跟你打招呼，說話的語氣讓你相信她真的很關心你。

他們眼下正在關注鮮花的問題。最近突然出現了一種神秘而可怕的昆蟲，為貝琳達供貨的花圃里有相當大一部分花朵都被毀掉了，蟲子吃了一半，剩下的也被糟蹋了。貝琳達只好從較遠的地方訂購鮮花，但所有的花店都橫遭厄運，這意味著他們需要調換鮮花的品種，因為原來的品種現在很難買到，同時其他也出現了短缺，也就是說，鮮花的價格會上漲。本來那時候你已經沒有那麼迷戀貝琳達了，但是她那憂傷的微笑和處變不驚的態度又重新俘虜了你的心。你心煩意亂、口乾舌燥得很，你給自己找了個借口，走進寫作房，悄悄地跳到窗外（這樣你就不會觸發警報器了），去散散步，畢竟你應該能夠走路的，不是嗎？畢竟你也能呼吸一些新鮮空氣，不是嗎？

你沒有走多遠，只是去買包香煙。你走到只有一公里遠的街角商店買了一包香煙。傑瑞·格雷，既然你能預測故事的結尾，那麼你肯定能預測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對不對？對的，你走出商店，取出一支香煙放進嘴裏。當你剛要把它點燃時，你忽然意識到你從來不抽煙的。就在那一刻，你記起了扎克·帕金斯，他抽煙，他是你在書中塑造的偵探形象，你還記得就在之前的幾本書里，他戒了煙。你知道「阿爾茨船長」確實存在，你病了。一切癥狀都會像心理諮詢師說的那樣呈現出來。

你扔掉香煙，向家走去，貝琳達的車仍然停在外面。你通過窗戶爬進房屋，躺在沙發上，回想起剛才發生的一幕幕，心裏琢磨著自己會不會還想著把自己當作書中的角色。

感謝上蒼，你還知道自己不是「黑袋狂魔」！

怕你忘了，就提醒你一下，「黑袋狂魔」會拿刀刺向女人的胸口，然後在她們的頭上套上一個黑色垃圾袋。他出現在第五本書中，又陸續在後來的幾本書中露面。

未來的傑瑞，阿爾茨海默病不會放過你的，隨之而來還有一些怪癖，你會把書中人物的卑劣習性和自己的混在一起。其中一個怪癖是你現在開始自言自語了，這事已經出現過好幾次了。你不只是自己跟自己說話，還跟你最喜歡的作家亨利對話。談話內容並不深刻，也沒有什麼意義，但你偶爾會說「你應該將它寫進日記」或「你應該再喝一杯」。亨利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人，你也從來沒見過他，但是這並不妨礙你跟他閒聊。

另一個就是酒的確成了你最好的朋友，就像桑德拉說的，這樣的朋友哪怕黑夜散盡也不會離開。她能察覺到你在喝酒，但並不能肯定，因為她抓不住你。你把說話口齒不清和走路蹣跚都歸咎於「阿爾茨船長」。你打算在婚禮到來之前削減酒量，如果在婚禮上把伊娃交到新郎手上時忘記她的名字，你寧願這是因為老年痴呆症，也不願是因為爛醉如泥。

好消息：你的癥狀似乎沒有那麼糟糕，你也越來越不關心現實世界了。

壞消息：上述的好消息都應該是壞消息。你不僅接受了所發生的事情，而且還嚴陣以待起來。來吧，「阿爾茨船長」。你會儘力而為。哦，萬一將來傑瑞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，還是讓我來說吧：去你媽的，「阿爾茨船長」！此刻你正騎著一頭疾病纏身的鯨魚。

他回到客廳，發現那個女孩菲奧娜·克拉克一動不動地躺在血泊之中，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起來，處處都是暴力的痕迹。還有人在家嗎？房間里到處都擺放著照片，書架上有一張，電視柜上有一張，牆壁上掛著兩張，照片里都是同一個人，一個與菲奧娜年齡相仿的俊朗小夥子。他們倆擁抱、親吻、歡笑。他此刻可能正在上班，或者在來這裏的路上。

他找到一間浴室，用熱水洗淨鮮血。收音機里播放的不再是剛才的音樂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首低沉詼諧的搖滾，他聽不清歌手在唱些什麼。他想用毛巾擦去襯衫上的血跡，但沒想到血跡更大、更模糊了。他用毛巾擦拭水龍頭和水池，又用毛巾裹住手打開臥室的衣櫃門，裏面只有女人的衣服，看來照片中的男人並不住在這裏。不過，他還是發現了一件尺碼很大的外套，他穿上正合適，可能是那個男人留下的，要麼是前男友的，或者她父親的，甚至可能是受害者本人的。他穿上外套遮蓋住血淋淋的襯衫。

他把房子里的其他地方都擦乾淨了，包括裝漂白劑的瓶子。他沒有用漂白劑，也不知道那東西是否真的管用。他不忍心放火把這個地方付之一炬。他稍稍平復自己的情緒，在菲奧娜身旁蹲下來，搜腸刮肚地想說點什麼，可是說點什麼呢？抱歉嗎？「對不起，我捅了你一刀？」他在廚房的水池裡把刀清理乾淨，又用毛巾裹好，向前門走去。現在廣播中正在播放一段廣告。叮咚！他拍了拍口袋，看看什麼在響。他沒有手機，所以他拿了菲奧娜的。拿她手機時，他順便掏光了她錢包里所有的現金，一共是九十美元。他在掏自己的錢包時，發現后兜里有一個疊得方方正正的黑色塑料垃圾袋，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個玩意兒。

「你真不知道嗎？」亨利問。

他取出手機卡，抹掉指紋，一隻腳剛邁到門外，就聽見收音機里傳來一段音樂。是他女兒寫的歌，他一下子就聽出來了。要是她發現他的所作所為，她會被毀掉的。

「那麼，就保證她不會發現。」

他離開時，把手機卡扔在花園裡，把裹著刀的毛巾夾在腋下。他不知道這是哪條街，更別說是在哪個小區了。四周都浮現著中產階級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，絕大多數停在路邊或車道上的車都是從日本進口的，其中大部分有七八年的歲數了。他走到街區的盡頭，路牌對他來說毫無意義。

他需要扔掉毛巾。他一直低著頭走路，不久，他來到一個十字路口。穿過兩條街后，他來到了公園，公園中間有兒童遊樂場，不過還好，遊樂場里沒有小孩子，這意味著他可以坐在長椅上整理思緒，不必擔心有人跑過來說他是來猥褻兒童的。離長椅二十米遠的地方有個垃圾箱，他覺得可以把刀扔到那裡，但又覺得這個地方太糟糕了，警方最終肯定會找到這裏的。他們會在房子十公里半徑範圍內進行搜索，檢查每一個垃圾箱。他盯著垃圾箱，琢磨著如何銷毀證據，這給他一種似曾相識的錯覺。他曾經這樣做過嗎？抑或是他書中虛構的人物曾經這樣做過？

「說真的，我不能告訴你。我甚至不能告訴你今天是怎麼回事。」

他需要把刀埋起來，或者把它扔到河裡，把它扔進海洋或者送進太空。他把塑料袋從衣兜里掏了出來，抖開，把毛巾和刀放了進去，再卷了起來。如果他真的殺死了那個女孩，他肯定會知道的。他會以某種方式感受到的。

「像桑德拉嗎？」

桑德拉因他而死。他應該給這個世界以恩惠：把刀從塑料袋裡取出來，徹底成為亨利·卡特，把真正的自己徹底湮沒。沒有什麼疑問了，他殺害了自己的妻子，殺害了倒在客廳地板上的女孩，並且很可能還殺害了警察問起過的女人。

他情不自禁地顫抖，呼吸困難。他就是個傻瓜，一個想逃出療養院證明自己清白的傻瓜，可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傷害別人。他是傑瑞·格雷，一個犯罪小說家，他只不過是個神志不清的老頭，雖然就他的年齡而言他還稱不上「老」，但阿爾茨海默病已經讓他垂垂老矣。傑瑞·格雷，一個虛構世界的締造者，一個專挑女人的殺手，一個神志不清的瘋子。

他是一個怪物。

他是「心碎的男人」。

他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願上天保佑他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。